



# 山有竹

吕峰

畅游在南山满眼青翠的世界里,一脸的羡慕与惊诧,感受到的是飘逸的享受,仿佛自己也化作一杆翠竹,在春天里拔节,在云雨中葳蕤,在微风中生姿,不由得心旷神怡、荡气回肠。

竹子,一种俊美无比的植物,刚劲,清新,挺拔,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翠竹青青,亭亭玉立,清淡高雅,一尘不染,如虚心劲节的君子,悄然立世。风华绝代的竹君子,让天目湖畔的南山成了碧海汹涌的世界。举目望去,成方成阵的竹林,如整装待发的军队,似乎只要一声令下,即可奔赴战场。那种气势,那种壮观,那种蓬勃,让所有来此的人无不心灵震撼。

竹子是一种用根来繁衍的植物,只要根不死,它就会在春天给你一个惊奇。当春风没有融尽残冬的余寒,竹子的新芽即开始在地下悄悄萌发。一场春雨过后,新芽破土而出,直指云天。“清明一尺,谷雨一丈。”当春风拂去层层笋衣,它们遂在明媚春光里临风起舞,婀娜多姿。南山的竹海四季常绿,且绿得可爱,绿得让人心里发痒。那是一种自然的绿,一种纯净的绿,一种厚重的绿。置身于万顷碧波竹海,老竹苍翠挺拔,如同甲冑裹身的武士;新竹柔曼曲折,似柔情似水的少女。

对竹子,我有一种偏爱。“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这是郑板桥的心仪之境,亦

是我为之向往的。庭院中,植一二株翠竹,闲则卧其下,忙则坐卧于心,实则是一件快意之事。如今,面对山里山外、莽莽苍苍的竹海,像赶赴一场美的盛宴,无限的奢侈,无限的享受。

许是积淀了太多的激情,南山的竹子长得厚、长得密,把其他草木表演的空间都挤没了,只让一杆杆翠竹如潮水般占领山头沟壑。映入人的眼帘,则是碧玉般的翠色,形成了一番耸人的气象,豪华得不近情理。近观也好,远望也罢,皆有韵味。远望,那碧色滚浪的样子如一江东流的春水,浩浩淼淼、恣意地奔涌着。近看,一株株翠竹,恰如少女娇嫩的脸,清爽、明净,让人感到可爱可亲,让人忍不住住地去疼惜。夕阳西下,竹海如同一幅渲染的油画,美得让人疑似不在人间。

有竹便有笋,有笋便有了美滋滋的光阴,便有了齿颊留香之口腹之欢。笋是竹子的嫩茎,一年四季都有。春笋味道最佳,那是春暖乍寒时的清香,是含苞待放的鲜嫩。新出的笋饱满水灵,鲜爽素净,散发出的纯粹的自然滋味,是蔬菜中的至美之物。春雨过后,一茬茬笋如利剑般破土而出,古人称“龙孙春土一尺芽”,颇为形象。一盘笋入口,足以让人回味无穷,清人

李渔称其为:“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

朋友居于南山,是名副其实的饕餮之徒。那天,他正巧从山上挖了些新笋,遂亲自下厨,炮制了一桌全笋宴,有凉拌笋丝、竹笋鱼片、笋烧肉、腌笃鲜等,最后是一碗清清爽爽的竹笋粥,让人联想起“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妙。腌笃鲜为江南名肴,将鲜肉、咸肉、笋以悄无生息的慢火煨煮而成。鲜肉用滚水焯一下,煨至半熟时加入笋块、腌肉,再“咕嘟咕嘟”地煨上一两个钟头,鲜香爽滑,真足以把人的眉毛鲜掉下来。一位朋友食后,当场即发出了“何以君子远庖厨”的感慨。

吃饱喝足了,朋友带我去竹海深处拜访一位制箫的长者。在所有的乐器中,箫最含蓄、最朴素、最淡雅,一点都不张扬,像磨砂过的玻璃或洗旧的丝绸的质感,可它又是深邃的、不可捉摸的。正是因为箫的这种特质,每每想到它,我便会联想到飘逸、清冷、委婉、深远、绵柔等词,那份深入骨髓的迷人魅力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行于丛林间,吞吐着清冽的空气,我不禁在想,一根竹子要经过怎样的打磨,才能蜕变成一管箫,才能发出贴近自然的天籁之声。

神游物外之际,耳边忽然传来

了若隐若现的箫声,虽然隐约,却不绝于耳。触目所及,是一片葳蕤的绿色,悦人眼目。风儿吹过,竹林沙沙作响,伴着那箫声,蕴含着错落配合的高妙,让人悠然无比,陶然忘我,像庄周梦蝶般,分不清身处何时何地了。那声音低沉、恬静、悠远,散溢在天地之间,有一种熨帖心灵的安宁,令我慵倦的神经感到了丝丝凉爽。此时,我们每个人都放慢了脚步,生怕一不留神,惊动了屋内的吹箫人,无福享受那美妙的声音了。

竹生长于山野之间,萧萧落落,挺拔苍翠,自有一种洒脱俊朗之姿与清冷之气。竹子虚心、有节、坚韧,四季不改枝换叶,其气质、品德可与君子媲美。为此,古之文人雅士与气节之士,大抵都爱竹,所谓“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试想一下,居于遍布青竹之所,日常里,观竹之青翠,观竹影之婆娑,何其乐哉。若是风来了,雨来了,竹林则发出不同古今的清幽之声,是否便拥有了超凡脱俗的清凉之感?

若无山野之竹相伴,可让器具之竹陪伴左右。从南山竹海离开时,朋友送了一个用毛竹截成的笔筒,是用他家竹林中的一段巨竹制成的,坚实、厚重。竹节部分犹如

一条绿色的绳结,正好做了筒底,似乎带着竹林中独有的清新气息。看见它,我便仿佛置身于朋友家葳蕤的竹林之中,那是最美的人生记忆。因为有了那些器具之竹的陪伴,房间里似乎都充盈着竹子的动人气韵。

南山的竹海,云一样地积聚,雾一样地弥漫,像一个迷离的梦境,扣人心弦,动人心魄。漫山遍野的竹,给南山的山峦沟壑涂上了一层迷人的亮釉,亦给常州带来了绚烂无比的美妙时光,让所有光临的人不由地生出一份迷离、二分诗情、三分醉意。畅游在南山满眼青翠的世界里,一脸的羡慕与惊诧,感受到的是飘逸的享受,仿佛自己也化作一杆翠竹,在春天里拔节,在云雨中葳蕤,在微风中生姿,不由得心旷神怡、荡气回肠。

人与竹同在,这是一种莫大的幸事。站在南山葳蕤的大地上,与竹子对话,更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正在生长的翠竹,体内奔涌着喷薄的力量,竹子的呼吸穿过我的身体和眼睛,我们相互交融着,一种穿越宇宙而无法抵抗的生命力从我们之间成长、伸开,展向远方广阔的天地之间,我亦在内心深处祝愿南山的竹海永远明丽繁盛,永远葳蕤无限。

## 行走乐山

朱可嘉

背起行囊 装满乡愁  
我在乐山多情的山水间行走  
我在乐山生我养我的热土上行走  
一年四季从不停留

春天 跟着绿色走  
夏天 跟着红色走  
秋天 跟着金色走  
冬天 跟着银色走

清晨 朝霞满天的时候  
我向千年大佛膜拜良久  
慈祥亲和的老爷口吐珠玑  
默许以喻世明言与我交流

我沿着美丽的母亲河边走  
青衣江畔唱小曲  
大渡河上高声吼  
心随岷江翻腾的浪花  
共舞浪花溪婀娜的杨柳

踏一江春水东流而下  
登菩提山缅怀了佑君的不朽  
和风中泛舟小西湖  
黄葛树下畅饮西坝甜甜的米酒

搭乘嘉阳穿越历史的小火车  
在罗城古镇船形街午休  
品一杯清溪芬芳的茉莉花茶  
尝一方酥芙蓉香在心里头

春天 跟着诗情画意走  
绿色明珠沐川夺人眼球  
清幽迷人的川西竹海  
让人流连忘返  
美不胜收

走进乐山火热的夏天  
耀眼的红色频频招手  
三角梅 红玫瑰  
海棠花  
怒放在寻常人家的洋房高楼

忘不了马边大风顶的大红朱砂兰  
尤其是那依次争艳的杜鹃花  
从河谷到山顶  
从春开到秋

最火红莫过于热闹非凡的端午  
五通桥涌斯江上千姿百态的龙舟  
粽子飘香 鸭子大逃亡  
金鼓齐鸣 百舸争流

转身走近郭沫若先生的乡梓  
近距离接触美女峰的衣袖  
真想邀约楚楚不凡的睡美人  
一起到大渡河激情漂流

沙湾区的攀岩基地  
运动之旅展露我的健美肌肉  
金口河张开险峻的大峡谷  
绝伦的是那深邃幽暗的岩窝沟

秋天 是咱乐山最丰硕的季节  
无边金色包围了田野 山丘  
稻谷摇金 玉米吐金 银杏飘金  
城乡到处是庆丰收的焰火 气球

冬天 乐山也有冰清玉洁的日子  
也有雪花飞舞的时候  
峨眉山的玉树琼枝 银装素裹  
但裹不住滑雪爱好者的脚和手

在咱的家乡乐山行走  
如同在世界各地漫游  
异域有的咱乐山一样不缺  
但他乡没有的咱乐山独有

吃一碗多味多彩的豆腐脑  
再品尝不跳脚的传统牛肉  
提一篮冠英的生姜 峨眉的蒜  
还有荔枝湾的荔枝 井研的蜜柚

在乐山行走收获车拉船载  
我们成了诗人 摄影家 美食家  
别担心旅途的经费拮据  
随身的二七十个带你找到故友

行走乐山 在乐山行走  
美丽富饶吸引我们没法停留  
赤子眷恋故乡的青山绿水  
永远伴随在母亲的身前身后



## 行走笔记

# 品一杯家乡茶

欣然

最爱家乡的明前茶,好喝不贵。在和煦的阳光下,烧一壶山泉水,泡上一杯今春的明前茶,读一两本喜欢的闲书,品世事沉浮人生万象,感受生活之安逸,幸福之感油然而生,美哉美哉。

中国的茶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这是有据可查的。唐代陆羽所著《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爱茶喝茶,已然融入国人的血液。而茶叶,尤以春茶为妙。

或许是老家盛产茶叶的缘故吧,从小受大人的熏陶,居然从骨子里就没来由地喜欢上了喝茶。记忆中,大人们最推崇的是“明前茶”(炒青茶)——说是喝了这个茶,会让眼睛明亮,并且够味儿。那时,人们还没有喝“独芽”之类的奢侈和习惯呢。

记忆中的明前茶,价格便宜,是天然的,绿色的,朴素的,让人称心放心的,也没有听说什么“天价茶”。非要说不足的话,就是品种比较单调,几乎是清一色的炒青茶。在追求品质生活的今天,明前茶也是一点不差的。

明前茶具有不少优点:它通常是不施肥的,即使施肥,也是上年冬天施的。至于农药,则是绝对不会打——气温还低,没有虫子来糟蹋茶叶,干嘛打农药呢?基于此,明前茶是首选的“口粮茶”,比“独芽”耐泡、够味,喝起来也放心,不亦喝乎!

记得那个时候,农村家家户户利用田边角,几乎都或多或少种有茶叶,不为别的,主要是满足自家喝茶之需。清明节过后,人们通常不再采摘茶叶,而任由其吸日月之精华长成老茶叶。待到仲夏时节,把老茶叶从老茶树上捋下,通过蒸煮、晾晒干燥后,便可交到供销社去,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如今林林总总的绿茶,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价格也从每斤几十元到数百上千元不等。

最爱家乡的明前茶,好喝不贵。在和煦的阳光下,烧一壶山泉水,泡上一杯今春的明前茶,读一两本喜欢的闲书,品世事沉浮人生万象,感受生活之安逸,幸福之感油然而生,美哉美哉。



向阳而生

若琛摄

# 麦田守望者

王国梁

夕阳西下,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橘黄色中,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变得朦胧而美丽。这块土地上,有喷香的麦子,还有这些虔诚的麦田守望者。

故乡的大平原开阔坦荡,千里麦田一望无垠,无比壮观。我坐在回乡的汽车上,在麦田间穿行。绿色的麦浪涌动,宛如绿绸舞动。这个时节,麦子已经抽穗,田里清香的味道飘进车窗。高远的蓝天,绿油油的麦田,组成一幅美丽诗意的图画。麦子们呼吸着畅快的风,努力地生长着。用不了多久,麦田就会泛黄。

随着大片大片的麦田与我擦肩而过,我忽然发现麦田里散落的大小坟莹。祖辈们年年岁岁守在麦田里,已然站成了一棵老树,任凭岁月流逝,岿然不

动。他们是麦田守望者,亲眼看着麦子一岁一枯荣,亲眼看着粮食颗粒归仓,他们在颌首微笑。

我记得,我的一位本家爷爷就是在割麦的时候倒在麦田里的。那天晌午,他还吃了三大碗饭,踉踉跄跄地把镰刀磨得亮亮的,准备热火朝天地干上半天。成熟的麦田变成了金黄色,闪着迷人的光泽,本家爷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弯下腰,熟练地开始割麦子。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突然一头栽倒在麦田里。众人把他扶起来,他只剩了最后一口气。他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就把我埋在这儿,我要

把没干完的活儿干完……”

一片麦香中,本家爷爷的坟突兀而起。小时候,我特别怕看到坟,总觉得生与死的距离是那么近,又那么远,近得只是一抔黄土的距离,远得是从此阴阳两隔。我总是想,一个人死去了,他的魂灵一定还在。就像这位爷爷,他会永远做一位麦田守望者,固守在祖先的土地上。

放眼望去,麦田有那么多并不孤独的守望者,他们一定会在丰收时节把酒话桑麻,或者谈谈儿孙们的幸福生活。父亲在麦田里忙忙碌碌,祖母的坟地就在麦田里,静静的,就像她生前安静

恬然的笑容。她在麦田里已经守望了十几个年头,我总觉得她还在,还在守望望着麦田,也守望着我们。父亲一边干活,一边和祖母说着话:“娘,您瞧今年的麦子,长势多好。这些年,麦子年年大丰收……”微风拂动麦浪,有悉悉索索的声响,仿佛祖母欣慰的笑容。

回到故乡,我一定要在麦田里走上一遭。有时我坐在田埂上,看着麦田涌动,炊烟升起,静悄悄地,心很快就会静下来。夕阳西下,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橘黄色中,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变得朦胧而美丽。这块土地上,

有喷香的麦子,还有这些虔诚的麦田守望者。

祖辈们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属于我们的一切。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又在这块土地上永远地停驻下了,并且永远守望,守望成一尊塑像——永远是对土地虔诚膜拜的姿势。

勤劳的人们,一代代,就如这麦田一样,生生不息。每一个辛劳的农人,最后都要成为麦田守望者。这些散落的坟头,静静地躺在麦田里,宛如一首深情的诗,吟诵着土地的赞歌。祖辈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后辈,土地是我们的根,要永世不离不弃。

## 片羽时光

## 人生况味